

闻一多诗

26.126  
C1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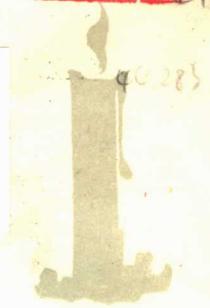
0484709-10

26.126

阅览室 潘 161



10313179



# 闻一多传

王康著



湖 北 大 学 出 版 社

闻一多传

王康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375印张 558,000字

1979年5月第1版 197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5,000

统一书号：11106·123 定价：(精)1.60元  
(平)1.11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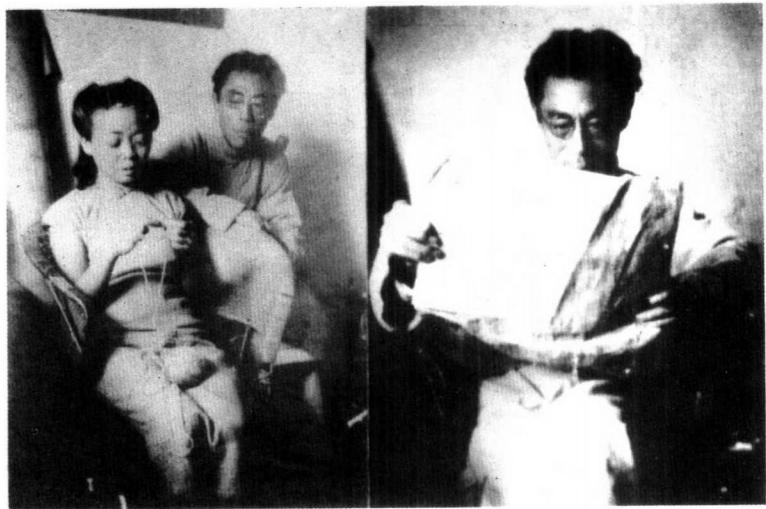
闻一多先生像(1945)



出国留学前



在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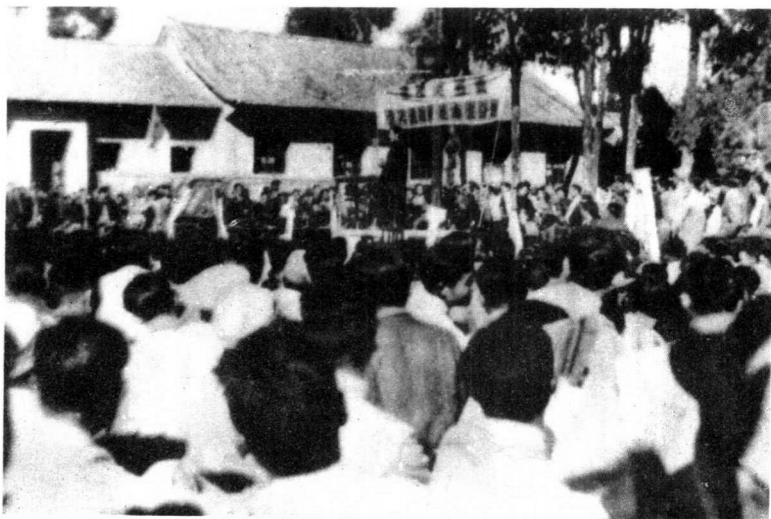
闻先生与夫人高真(1946)

闻先生阅读《新华日报》(1946)

闻一多先生全家合影(1946 昆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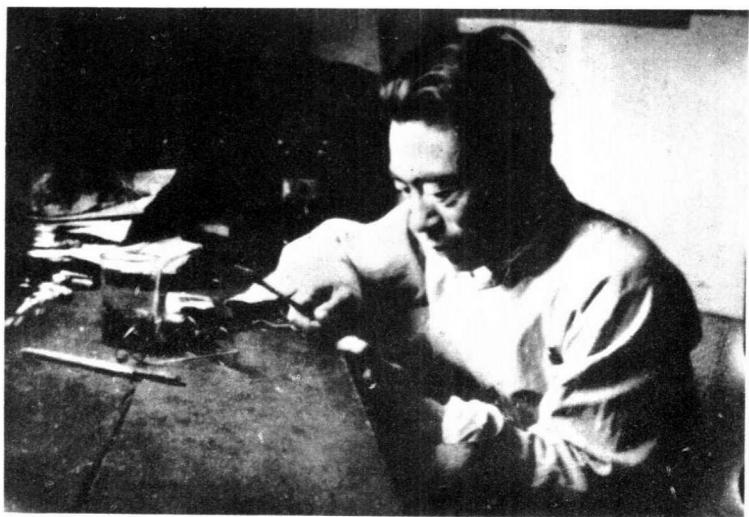
DAP 34 62



闻先生在昆明演讲

闻先生参加“一二·一”四烈士葬礼





治印 (1946)

在湘黔滇路上写生 (1938)





闻一多先生手迹

一二·一運動始末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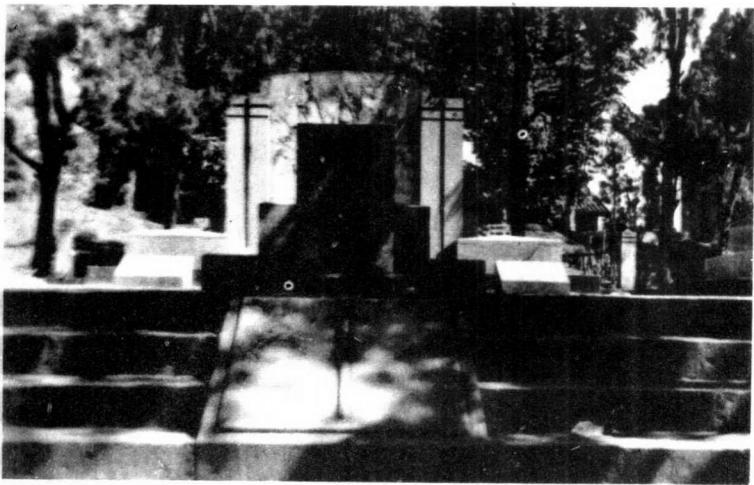
民國三十五年二月聞一多撰

自民國三十一年春到民國三十五年春，我目睹着青年行動  
念大學、營救團產會言、持立憲性的政治主張、  
抵制的學生、紀念着沈祀等、婦女界、職業界  
的青年，便開始回憶起來。震天動地的民主運動，  
只訴她喊出全國人民迫切的需要。若各  
大中學生固於民主政治的反對演講會、討論  
和各種反對運動的集會，各界人士許多為  
國是的宣言，以及三十四年舊國紀念，三  
十四年五四紀念的兩次遊行，都是當時  
和其後方今大城市的先鋒，很好地形成一個鮮  
明的對比。

由來，我對此深有印象，尤其昆明的學生，陳繼善、王敬  
、吳良、李公明、朱家濟、陳定山、陳衡哲、  
、黎澍等先生精采，使我忘卻的重溫，而  
且更忘卻的，就是當時的民族意識，而  
且更忘卻的，就是當時的民族意識，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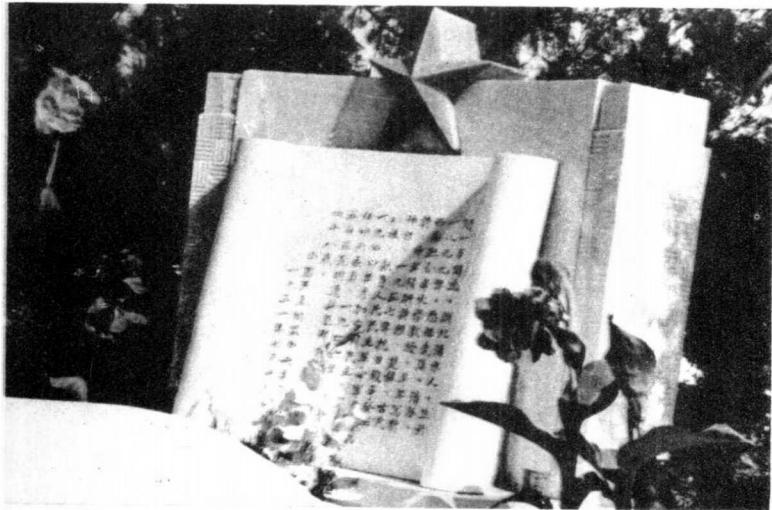


(上)清华大学举行闻一多先生死难一周年纪念大会会场 (1947.7.16)  
(下)会后闻夫人(左三)、吴晗(左四)、张奚若(左五)、潘光旦(左六)、  
朱自清(左七)等步出会场



昆明“一二·一”四烈士墓前闻一多衣冠冢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闻一多墓



## 目 录

第一章 故乡 .....	1
第二章 清华园中 .....	18
第三章 五四运动时期 .....	37
第四章 在大洋彼岸 .....	59
第五章 归国后的第一年 .....	88
第六章 北伐战争之后 .....	111
第七章 重返清华 .....	138
第八章 一二九运动前后 .....	159
第九章 抗日战争初期 .....	176
第十章 初到春城 .....	192
第十一章 在艰苦的时刻 .....	213
第十二章 学术的青春 .....	239
第十三章 时代的鼓手 .....	264
第十四章 战士的光辉 .....	293
第十五章 在火热的斗争中 .....	332
第十六章 “最黑暗的一天” .....	366
第十七章 崇高的愿望 .....	399
第十八章 英勇献身 .....	425
附录 吴晗：《闻一多的道路》序 .....	451
后记 .....	455

## 第一章 故 乡

我想起你同我的家乡，  
我们的庄严灿烂的祖国，  
我的希望之花又开得同你一样。

——《红烛·忆菊》

鄂东山地的冬天，时常阴沉，时常阳光灿烂，暖人心房。人们总喜欢，也总希望，在有喜庆的时候，能迎来一个好天气，得个吉兆。这一天，闻家老宅后堂神台前，红烛高燃，几柱清香，在烛光中缭绕，映着红白成一片彩霞。一家人喜上眉梢，孩童也在欢跃，都在等候着喜讯的来临。

过午不久，室内传出了婴儿的哇声，一个新生命来到人间。堂前响起一串鞭炮，顷刻间，寂静的山村，纷纷传来祝祷的欢声。这是一八九九年阴历十月二十二日，我们的诗人、学者、战士诞生！

闻一多在新诗上的成就，在学术上的造诣，和在民主革命斗争中的表现，都是无愧于这些称号的。但他从来不曾这样看待过自己，一生谦谨，总是说自己是个普通的国文教员，是个“手工业者”，是个民主革命中的新兵。他尊爱友朋的情谊和相互的敬重，长期坚持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的劳动，不喜欢加来的“桂冠”、“权威”的称道，更不喜欢过事的宣扬。他在纪念他所喜爱的一位诗人的诗中，曾这样说过：

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真个做了艺术的殉身者！

忠烈的亡魂呵！  
你的名字没写在水上，  
但铸在圣朝的宝鼎上了！

应该说，他自己正是这样。他的名字也“没写在水上”，而是光荣地“铸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宝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之上！“铸在”他和其他许多革命先烈，用鲜血凝成的天安门前的烈士纪念碑上！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新中国即将创立前号召：“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因为他是有骨气的，“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敬爱的周总理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特别教导：“我们要学习他们的榜样”，因为他是人民“最忠实最努力的牛”。

为革命而殉身的烈士，是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好儿子。他是“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中，一位颇为独特的人物，无论是在文学艺术方面，或者在学术研究方面，都占有比较突出的地位。他走过曲折的道路，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站在民主革命斗争的最前列。他是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诗人、学者和战士。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三十年已经过去，敬爱的烈士，您所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已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您所追求的理想已成为现实。不管蒋介石反动派怎样杀害您，诬蔑您，您的英名永在，您的生平令人怀念。您那“忠烈的亡魂呵”，永远永远地活在人民的心中！

请允许献上这些粗陋的文字吧，让我们再回到您那美丽的故乡，从头谈起吧！

闻一多的故乡，在湖北浠水县巴河镇附近的陈家岭。那是一个僻静的村庄，傍依在一脉丘陵边上。经历了几代风霜的几列瓦屋，围护在松林竹园之间，象鄂东一带好些农村的景色一样，村

子不大，也是聚族而居；门前有稻场池塘，村边绕着层层冲田；屋前屋后，是各家用竹篱或土墙护着的精心侍弄的菜圃。院内鸡犬相逐，塘里鹅鸭戏水，圈内饲养着肥猪，矮丘上放牧着牛羊，邻里不时传出机织之声。……多少年来，人们在这里过着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

不过，这里并不是与世隔绝的地方，千年不变的封建统治方式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这里邻近巴河，是一条在一般地图上不大容易见到的长江的小支流，汇聚着鄂东山丛中流来的溪水，一般农家小船常年可以通航；每逢汛期，水涨河宽，小轮也可来往。因此很早以来，就有舟船之便，同长江两岸相近的城镇常有联系，经济文化都能得风气之先，比较发达。

巴河镇就是因巴河得名的，靠在长江边上。它在武汉下游，相距约一百公里。长江，这条雄伟壮丽的大江，哺育着我们祖国的几亿人民。千百年来，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命脉。它从青藏高原冲过崇山峻岭，奔流而下，越三峡天险，便从容地进入了以武汉为中心的江汉平原。在这辽阔而富饶的原野上，湖泊星罗棋布，支流沟渠纵横，气候四季分明，土地肥沃，雨量充沛，生产发达，这里，是祖国著名的鱼米之乡，也是人文荟萃之区。

闻一多就是生长在这一带地方。他很喜爱自己的故乡，对于大江更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把长江作为爱国主义的象征，后来他同一些朋友为宣传所谓“爱国主义”而创办的刊物，就取名为《大江》，同这种感情不能说没有关联。

陈家岭离巴河镇约五里路，他有时也到镇上去，不是为了买东西，常常是专为欣赏长江景色，独自坐在河边或走到远处江堤的树荫下，凝望着奔腾浩荡的江水，和江上那许许多多往来不绝的帆樯，还有那瑰丽多变的江色，久久不舍离去。他喜欢清晨到江边漫步，看大江东去，朝曦普照，霞光万道，浪淘尽许多烦愁，心境豁然；也喜欢黄昏时候看落日余晖，把江面照得通红，

奔流的江水，渐渐地象一条黄色的缎带，远远消逝在两岸的绿树丛中，这才踏着暮色漫步归来。他曾怀着遗憾心情说过，自己生在长江边上，写过几年诗，却没有写出一首描绘和歌颂大江的诗，实在对不起长江呵！

不少在武汉一带住过的人，很不喜欢这儿的气候，漫长的霉雨季节，阴冷的寒冬，特别是对那酷暑更是谈虎色变。闻一多很爱自己的故乡，当他以后到北京上学，每年暑假，有些同学上西山避暑，或到其他胜地游览，他总要回到家乡。那时，正值长江中游炎风暑雨的季节，空气湿漉漉的，使人感到闷热，身上象反潮一样粘乎乎的；在酷热的三伏天屋里的东西都会发烫，常常热的透不过气来。他也怕热，不过觉得和华北黄土大平原上干燥的气候，单调的景色对比起来，这里的湖光山色，分外宜人，经常倾盆而下的阵雨，会把炽热驱散，带来清新；而雨过天晴，重又阳光闪耀。这痛快淋漓的毫无虚饰的天候，酷似闻一多坦率无私的性格！雨后，庄稼都喂得饱饱的，树草都洗得绿油油的。伴着烈日的蒸晒，给植物足够的日照，眼看稻禾在茁壮成长。这风调雨顺的天时地利，对于生在农村，也还熟悉农村生活的人来说，在酷暑之中，不仅感受的是雨后那沁人的凉意，而且在感情上还有同故乡同胞共有的快意！有一年夏天，他又是冒着炎热，风尘仆仆地回到故乡。当他在镇上歇息的时候，一位远房的老伯伯递过一把大蒲扇，对他说道：“看你热成这样子！听说京城比我们这里又宽又大，你们那个清华学堂比这里凉快得多，你干吗这大热天赶回来受热受累？”闻一多不觉笑起来了，他说这是自己的家乡，怎么能不回来！为了尽量多看看故乡风土人情，在学校日常生活中尽量节约，从公费中省俭下一些钱作路费，一放假就回家来探望。他轻轻地告诉老人：“大伯，北京确实比这里凉快些，但我还是喜欢在自己的家乡过夏，您老看，到后半天洗个冷水澡，

晚上把竹床往稻场上一放，烧起一把烟火，蚊子熏跑了，聊聊天，乘乘凉，该多痛快！”老人给他这么一说，逗的哈哈大笑起来了。

好多年以后，当他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前准备复员回北京的时候，还计划要在北上途中先回去看望故乡，还不时怀念着早年在故乡的生活。

在一块棋盘似的稻田边上，  
蹲着一座看棋的瓦屋。

这是闻一多的“二月庐”诗句。因为自从他到北京进了清华学校以后，每年假期都要回家在这里读书二月，这座蹲在稻田边上的瓦屋，也就因此得了这个“雅号”。

在“二月庐”前面，是“浩翰”的望天湖，不远处耸立着“巉阮”的碧岩峰。湖光山色，衬着一派纯朴的田园风光，十分恬静。每天，静静的湖面上刚显出微明，他已经在清幽的松竹林间散步，呼吸着早晨新鲜的空气，开始了每天例行的紧张的学习。

炎热的午昼，大地生烟，然而，在茂密的竹荫树丛下，却还阴凉，断断续续的蝉鸣催人入睡。一阵阵从湖面掠过的清风，吹来一片闲适。这故乡的风貌多么迷人！或使他兴起诗意，或者握起画笔，把“二月庐”涂成“一幅淡山明水的画屏”：遍地长着菊黄色和淡红色的小花，几只白鹅在池塘荫处戏水，湛蓝的天空上飘着几朵白云，而一个年轻的诗人，正在池畔行吟。……

假期对于他并不是什么休息的机会。暑假时间长些，可以有计划地读些写些东西；就是寒假回家欢度春节，也不轻易放过，总是抓紧时间读书学习。他要利用假期学一些在洋学堂没有机会学习的知识。“书香门第”，祖藏的书籍很多，只要辛勤攻读，就能探索到我们民族多年积下的智慧的珍宝。闻一多对于我国古典文籍那丰厚的学力，可以说，正是从早年这样自觉地刻苦学习开始打下基础的。在所谓的“假期”中，几乎总是从早到晚读书写作，